

從兵學的見地來檢討『主和者就是漢奸』

李華卿

我們已經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或延長」，而決不是如法西斯蒂兵學家魯道夫之流的胡說。因爲「政治是戰爭的奉行者」。因爲只有根據前一點點，我們方能把握一切戰爭的本質、目的和方法；至於後一點點，只是混亂，歪曲與欺騙而已。

就這次中日戰爭的政治目的來說，敵人的企圖是想把中國整個變成它的支配下的奴隸，想把中國從現在半獨立國的地位降爲它鐵蹄下完全的殖民地；而我們的信念，却是在掃蕩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的勢力，恢復一切失地的主權，由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來建立那自由、獨立和平的新中國。

很明白的，就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大的國際政策推行來說，除甘心任其侵略，淪爲目的之外，他們是不能不爲其民族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而戰爭到底。因爲「秦泰安樂」，便是滅亡！如果當着留心古今中外歷史的演變，便不難了解一個國家的興亡決不會因抗到疲而亡，而只一

華人之地土，殺人之民衆，擅人之內政，拔植機，易漢種，一切取而代之，猶振臂有辭，自衛，真是滑稽不過。然國際法庭，固未敢以侵略二字加之，既非侵略，即是自衛，然則侵略者誰耶？夫侵略者自衛，只能兩方各認其一，甲爲自衛，則乙爲自衛，乙爲侵略，則甲爲自衛，不得同爲侵略者，亦不得同爲自衛也。日本爲自衛，則中國當爲自衛，已無義理。推之其他他，意大利爲自衛，則阿比西尼亞爲侵略，西班牙國民軍爲自衛，則政府軍爲侵略。以後國際間續接之爭執，皆以此爲衡，列入萬國公法之爭執令，倒也有趣。敵之自衛，既說得甚苦，我之侵略，豈不可轉爲善？相傳有一人，竟說順倒話，自誇一首云：

「拿破崙頭顱擄手，忽被門人咬狗。」
「取出狗來頭銜手，忽被門人咬狗。」
手，從此不說順倒話，口發腔了驢子毛。詩曰：『誰之謂善耶？何言之肖也。』
毛詩曰：『鵲之倒之，鶴之期之』。
敵人之間矣！」

筆者案：本文作者雖按常先生，乃編撰王先生的第。據王先生於我國古器物學最有貢獻，極爲僑人所共貽，致陷落於偽滿，今讀據僑先生此文，銘銘實錄。故特抄此數語，擬王先生如得見，想必同聲一笑！

規定這次戰爭的政治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已經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或延長」，而決不是如法西斯蒂兵學家魯道夫之流的胡說。因爲只有根據前一點點，我們方能把握一切戰爭的本質、目的和方法；至於後一點點，只是混亂，歪曲與欺騙而已。

就這次中日戰爭的政治目的來說，敵人的企圖是想把中國整個變成它的支配下的奴隸，想把中國從現在半獨立國的地位降爲它鐵蹄下完全的殖民地；而我們的信念，却是在掃蕩日本帝國主義在華一切的勢力，恢復一切失地的主權，由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來建立那自由、獨立和平的新中國。

很明白的，就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大的國際政策推行來說，除甘心任其侵略，淪爲目的之外，他們是不能不爲其民族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而戰爭到底。因爲「秦泰安樂」，便是滅亡！如果當着留心古今中外歷史的演變，便不難了解一個國家的興亡決不會因抗到疲而亡，而只一

華人之地土，殺人之民衆，擅人之內政，拔植機，易漢種，一切取而代之，猶振臂有辭，自衛，真是滑稽不過。然國際法庭，固未敢以侵略二字加之，既非侵略，即是自衛，然則侵略者誰耶？夫侵略者自衛，只能兩方各認其一，甲爲自衛，則乙爲自衛，乙爲侵略，則甲爲自衛，不得同爲侵略者，亦不得同爲自衛也。日本爲自衛，則中國當爲自衛，已無義理。推之其他他，意大利爲自衛，則阿比西尼亞爲侵略，西班牙國民軍爲自衛，則政府軍爲侵略。以後國際間續接之爭執，皆以此爲衡，列入萬國公法之爭執令，倒也有趣。敵之自衛，既說得甚苦，我之侵略，豈不可轉爲善？相傳有一人，竟說順倒話，自誇一首云：

「拿破崙頭顱擄手，忽被門人咬狗。」
「取出狗來頭銜手，忽被門人咬狗。」
手，從此不說順倒話，口發腔了驢子毛。詩曰：『誰之謂善耶？何言之肖也。』
毛詩曰：『鵲之倒之，鶴之期之』。
敵人之間矣！」

筆者案：本文作者雖按常先生，乃編撰王先生的第。據王先生於我國古器物學最有貢獻，極爲僑人所共貽，致陷落於偽滿，今讀據僑先生此文，銘銘實錄。故特抄此數語，擬王先生如得見，想必同聲一笑！

是由於那不斷的中途妥協，動搖和不利的購和逐漸的淪於一斷不振的境地。

二 概念的戰爭還是現實的戰爭？

因清文化水準可惡的敗北主義者或「死漢魂」，根據他們的想，認爲如果中日一旦開始了戰爭，即「中國必亡」，假使要反抗日本，至少須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準備；甚至至有須求無條件的（不動員整國政治，不武裝民衆和不放棄客觀的情勢之具體的演變）退向我們的「堆察加去」的諷刺。

可是仔細的分析這些錯誤，傾向的謠言，如果那不是居心作有利於敵人的宣傳的話，至少是犯了這樣的毛病，——即犯了以爲戰爭只是在概念裏進行的毛病，誠然，任何戰爭在抽象的概念裏進行，是非常簡單而明瞭的；只要把幾件物質武器的決定誰勝誰敗了，不用說，由此看來，世上一切力量不均等的國家發生了戰爭，那不但不是慘劇，而且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而，在觀念上認爲是糊塗的或不可能的戰爭，現實裏却居然不斷的發生着，並且這種被理想是沒有勝利可能的戰爭，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以戰爭名稱的戰爭，加之，事業的發展，往往也會使得它們竟能得到勝利（如歷史上一切革命者以及被壓迫者打敗他們的敵人等等）或者戰事造成些原因也許是這班貪國的頭腦所不能或不願意去回答客的吧！但是據我們所研究的結果，這不外是概念的戰爭與現實的戰爭所應當發生的偏差罷了。

首先我們要曉得一切的事物實武器乃至配兵，只有經過一定的社會才能够發生它的作用；其次，任何戰爭的目的本身並非都是一致的，這是由於引起戰爭的政治目的有大小之別，而戰爭之內部的自然發展（如組成的士兵社階層的不同，情報資料的不充分，以及精神的不堅不拔等），也佔有很大的關係；它的結果，遂使戰爭的現狀發生變化，往往出乎個人的揣測之外。如果我們能夠抗拒到底，結局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原因，也就在這兒。

戰爭究竟是在概念裏進行的呢還是在現實裏進行的呢？雖然選小概念並不難明白的問題，然而絕對不能爲我們這班可悲的敗北主義者或「死漢魂」所惑了了解的。

三 戰爭的直接目的是什麼？

就科學的兵學考察起來，戰爭是一種為了使敵人屈服而進於我們意志志行的暴力行動；它的唯一目的，是打倒敵人。換句話說，就是擊敗它的抵抗力。

說來，不外下列三點：

- 一、毀滅戰國力。
- 二、佔領國土。
- 三、消滅敵對的意志。

就這三點說，戰門力對於保衛國土是必要的。從前兩上講來，是應當先就戰門而後佔領國土的；其次，一方面在這兩點成如何，他方面再斟酌自己的情勢，才能決定那迫敵和的事情。固然，戰門力的毀滅與國土的佔領是逐漸進行的，而同時還有連帶關係的——即國土的喪失是會惹起戰門力的減少，可是就既在的作戰經驗告訴我們，這種關係並非是絕對如此的。有時敵方的防禦者爲了獲得更有利的決戰機會，是不妨暫時向後計劃的撤退來喪失敵軍而使之決戰的。像這樣的國土喪失，對於戰門力並不會馬上有很大的影響的，而戰門力上看起來，這只不過是那種處於臨時險境給敵人的東西罷了。如果一連遭到敵人的利益完了之際，是可以和敵人作主力的決戰而把那些喪失的國土立刻收回的。

依據上述的理論來立論收回的。

時的純粹，以戰略的立場說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失利，因爲我們目前所喪失的國土，只是有計劃的疲敵戰門的初步；並且誰都知道我們的主力還不會存在著。至於說到敵對的意志，在每個中國人心中，我敢大膽說一句，除掉那叛變心狂狂的漢奸外，正是與日俱增的。

那麼，就戰爭直接目的研究的結果，我們不但能够戰門，必須戰門，而且還只是剛剛開始了那戰門的初步戰門。我並不保證這些東西就叫做把「和」從那兒說起。人類最保貴的東西就是康寧，我眞爲主和的人們擔心，擔心康寧這個東西他們是否保有！

二、再從促成媾和的動機來檢討一下目前是否有「和」的必要？

一切的戰爭，如果要達到締和的境地，至少當具有如左的三大動機，即：

- 一、沒有勝利把握的。
- 二、爲了獲得勝利，必須付以極大的犧牲。
- 三、有人相信，我們能抗戰到底的話，最後勝利是會付把握的。

因爲戰爭延長下去，日本國內利是定有發覺社會革命的，同時在國防上也有着共同制我的可能性，而日本帝國主義跋涉在我們的持久戰，無論說它社會構成的質與數量來講，強大的消耗戰對於它是極不成功的。誰都知道，長期的戰爭，日本是絲毫沒有勝利的把握的；而在我們的戰爭方面，恰恰相反，是一定可以「掃蕩日本帝國」上在華一切勢力，恢復一切失地，立主權，由中華民族底解放來建立那自由，獨立和平的新中國」的。

說到那爲獲得最後勝利而付以極大的犧牲這一點，在這亡國滅種大難臨頭的當兒，對於這種暫時的犧牲，我想是誰也不會躊躇的付出的。世界的正義，和平與幸福，爲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我們自己生存的特權，這點代價，我想是人人願意付出的，試想一下那本來無止境的「流血」與「恐怖」，子孫永遠做奴隸的奴才或殘忍的慘害，這目前一時的犧牲，只是中華民族的人民，我相信誰也願意付出的，何況我們現在已經付了這許多，在這最後犧牲的關頭，我相信誰也不會吝嗇的，誰記起在敵國，一步緊逼一步的今天，在「滿洲國」，「華北國」，「蒙滿古步」與「回國」整個計劃推行之前，我們「若是徘徊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了。

很明白的，從促成了戰爭和的動機來檢討目前和「是毫無成立的理由。如果主和的份子在這時候棄機活動，不是漢奸，不出賣民族，出賣民族的利益是什麼？

五、誰希望「媾和」和怎樣才能防範主和的份子活動

就上述的討論看起來，現在希望締和的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因爲在「萬歲中樞」的理論步驟上，很顯然的，一口「蘇省中樞」是沒有把握的，尤其當我們突抗戰的今日日本國果眞實現侵略達到目的，無限制的它不但要在戰爭的各方面化費極大的代價，就是在那維持侵略戰爭的時日上，它也要付出龐大的「犧牲性的」，而這種「犧牲性」是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阻礙政治目的不相稱的，所以「中止戰爭，縮短政治」的要求與軍事時常從三方面遞出，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一切主和份子乘機活動，不管它主戰的動機如何，在當戰上，很明白的等於漢奸的任務。

現在正是時候，讓我們看清楚這批主和份子的真面目吧，讓我們來剷除這批喪失中華民族的「死靈魂」吧！

十一月一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寫得好：「在長期的抗戰中，本來一切的得失，無關宏旨；『在長期的金木未斃的而脫門的，就歸悲劇調，攪強起來，一般貪圖苟安者，失敗主義者，漢奸親日們，便到處煽動，散布謠言，乘機活動，我們固然應該把這些妨礙抗戰的心理嚴加掃清，可是我們也不能否認現在今日民衆裏有一個陰險在潛一個陰險形。

老爺饒命
毛阿李

處於當前死活存亡的大關頭，我們認為消滅通匪迅速完成，不特是必要的，而且這是應該的。至於消除陰影，減輕陰影的責任，我相信只有政府才能負起這個沉重的負擔。說到它的方法，就過去的狀況和目前的條件形勢起來，至少要做到下列五項：

一、立即實行對「經交而把」調解，「和平」的門面关上。

二、必須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力量至武裝民衆來保護中國。

三、應當着手改革現有的政治機構，實現政治的民主化，以謀適應抗戰的需要。

四、澈底的肅清漢奸並監視一切過去主和份子的行動。

五、救濟因戰爭而失業的羣衆，且謀統戰戰線上的團結，還方及謀改善保障工農大眾的範圍，擴大國防工業或保障工農大眾的生活，因為這是抗戰中主和份子的主要的源泉。

只有這樣才能防範主和份子的活動，才能使「主和的不敢言」，才能保障「主和者不敢言」和「和」的一定不會實現。中華民國現在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了，爲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勝利我們抗戰的決心，爲了保障我們戰爭的終局的勝利，應當不容許的諸政府把這幾點最緊要的措施實行吧！


第二天，這洗衣店中，另外換一個人來收取衣服了，此人大約已出獄了；但不知應用此話時，會不會時時急昏了，一時說不出。或者聲音錯誤了，中國兵聽不明白他的曉話咕嚕，仍斬斷他一刀，那就辜負他一番好學的苦心了。

第二天，這洗衣店中，另外換一個人來收取衣服了，此人大約已出獄了；但不知應用此話時，會不會時時急昏了，一時說不出。或者聲音錯誤了，中國兵聽不明白他的曉話咕嚕，仍斬斷他一刀，那就辜負他一番好學的苦心了。


 第四期
 航空公路建設獎券
 購航空獎券
 可以救亡圖存
 十一月五日開獎
 頭獎廿五萬元

行政院
民政司

國民政府
行政院



行憲紀念
復興路

行政院
民政司

大募集慰勞品及代

[illegible][illegible]

日本兵談話：我們已經把中國屋
門窗都打通了，歐洲還在那裏
商談中國門戶開放問題呢！（英
刊科鱷魚報）

然而現代的舞臺是動輒到了極端的，自己的一聲哭笑先與戲劇本身成為隔離的化身。演劇者在金戈鐵馬中而減弱了他自己的單純地誠卻自己已變成一個客觀的美貌。這就是近代的流動精神。

我們也可以得到一個新的解釋：在這兒可發生出一個價值的倒過來：

古語的「連場作戲」是隨手的胡鬧，今語的「連場作戲」可以解為嚴肅的承奉。

我們無論做何種事都希望著着這代的劇制者，都希望創領自己的私心以完成客觀的美的世界。

(十月七日)

抗戰與歌劇

趙景深

最近因漢歐陽予倩函方衡伯請續完『捉放』，又與全面抗戰的內容相合，問到我元明以來宋、代戲已經有了完整的戲，但除了王魁等幾零故事的殘文外，此實心悸可謂一。

在戲曲史料上看来，宋、代戲了完了完整的戲，但除了王魁等幾零故事的殘文外，此實心悸可謂一。

計劃或許也有一點用處吧。

在中國近世戲曲之正史以前，中國近世戲曲之一點對於此點列了一個詳盡的對照表，幾乎所有的元曲都有了南戲。所以，東齊書吏便談成一部飛越唐宋來犯，蘇武還鄉被改造成救辛巴的前者計是一位名叫周人改寫的，後者還不知道改進者的名字。前者把描寫的范围擴大了許多，幾乎寫的是岳飛的一生，但掃奪是一原飛的一部分用的是古代的曲調和全詞本。後者一向沒有到對白。錢南揚編如渴沈君先後從發白裴九生正始等書裏輯得了一些文字和零斷。

最近鄭振鐸元傾把他所藏的牧牛筆記刊在世界文庫第二集發行，我希望此書早日出版。馬建良

徐寶昨授投記以及無名氏琵琶記，朱岳泉的精思足以維繼二梁紅玉的張四娘一雙烈

舊戲界救濟會

假使戲劇的上演，不單是把一個故事的情節告訴給聽者看，更有一切的身形，便當有牠的表現。現在，救亡的宣傳僅利用戲劇的表演，輪子拉利用戲劇的方法是最直覺的戲劇的發展不完全屬於劇制在此一時時期，想要主義一依傍的藝術而上主義，非不能容許他們那樣；即此時期間間貫注這個主張，把所要表達的意義，成爲那士的奴隸，因此，用戲劇救亡，不妨把這一部門藝術，暫時認做一種工具，

的千

[illegible]

事雖不開齣，
編排新戲嗎？
應該有一番
不外喚起
劇齊抗敵
供利用，便
在歷史故
無待宣傳，
歷史人物
已的感覺
等的人物，
合，然而，
一點，詩劇
力，已爲觀
一，爲所長
打，作新

齣，獨獨戲之類，其具體雖簡，
託戲稍平，但民之用作對舊幕大
的宣傳，或比流傳於市井須
數角，又需購製之的皮蛋數致力
來得更安全些。比方「二八二」
演，汽車工，胡阿毛把廠車載運
軍火的車子駛入，這件事並
不會採作戲劇表演，僅有小曲
唱本的流傳，而盡滿稿事變發生
不久，又有某車司機人身同
樣犧牲，未始不是由這齣小曲唱
本的啓發，何況，皮蛋戲也是由
各地方戲採錄而成，戲曲之流
，豈命偶是詞句不通俗，既
大鐵的石渠四庫實不書生戲類
，而他們從太真傳的詞句
，黃秋岳也從國家族又斂了錢

我們要把所有的力量

年前，
新編的，
對於中
的演出
和舊戲

表演的形式上，劇本故事的取材，應該是不受限制的，但因中國的舊劇，從胚胎到成熟，中間雖經過無數的變遷，一直到現在的皮黃戲，始終不曾跳出歷史故事的圈子。

身毫無改進，反而使整個形式成為說書式的表演，其中偶有二三精彩之處，不是就調色出個頭而硬插入唱做；便是套用舊有的規模，僅把朝代，人名，地名更改

難這歷史故事不容作
歐陽先生所稱的「二
當不是專指狹義的皮
的地方戲劇，也當包
唐山的蹦蹦，蘇揚秀

物
力

貢
獻
給
國
家

！

新的編排：
戲是，應
蛋戲，其
括在內，如
鄉一帶的雜
廣大的蘇
簡單的形式
是他們所最
員這些不登
顧的野生戲
這，或者是一
笑的謔語吧。